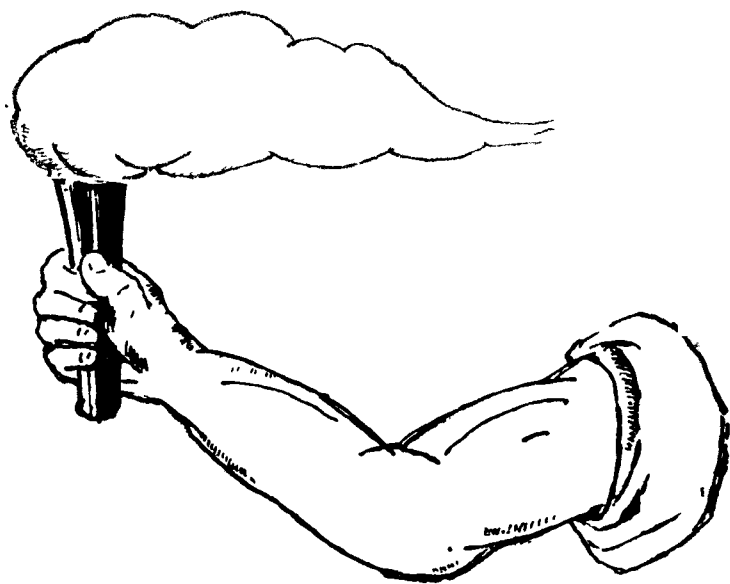




在南宗

曹弘忻著

封面繪題：衝破黑暗的鬥士——華子作

馮在南京

——爲民衆的怒吼

★

火把叢書

曹弘忻著

★



馮在南昌

目次

△歡迎宴上 △革命領袖與豬 △擦紛戴花跪拜禮 △救

災政策（附馮之賑災通電） △雨中市民 △首都建設案

（附馮之民生建設案） △王儒堂的革命外交 △鴉片案

△特別花車 △尾聲（文）

△衝破黑暗的鬥士 △力 △說教者 △畜 △尊嚴

△哀鴻猶自得高翔 △有誰憐憫嗎 △主與僕 △吾爲美

金計豈惜小民哉 △兩個世界（畫）

馮爲什麼反蔣呢？——這總是兩年來一般國民的疑問

著者

吧！



對這個疑問的解答，有的人是臆測的，有的人是信從

馮或蔣的自己告白。——個人主觀的臆測，自然常要離開實際很遠；他們的自白，也有的可靠，有的不全可靠。尤其是已經相反以後的話。因爲在他們相反後，再求其相反的關鍵，決不如在他們相合的時代，尋求其相反的原因！

爲了這個原故，我這在書箱裏放棄一年多的這本小冊子，或者對閱者有幾分的幫助吧？

在這裏，沒有我個人的議論；更說不到批評。我不過像一個攝影者，把我們那班革命領袖的實狀，再現一次罷了。批評的事，還是讓給熱誠的

讀者。

十九年九月付印時，弘忻自誌於上海。

爲紀念死在：戰爭，饑餓，苛政，匪共，……
下的無數同胞們！將此冊獻於
在南京作高官的諸位好友——
著者

歡
迎
宴
上



□ □ □

馮初到南京的時候，我們的中央黨部，國民政府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，舉行了盛大的，聯合的，歡迎宴會。

在主席致詞之後，馮在熱烈的鼓掌的聲裏登台，在羣衆的希望的目光裏，他開口了。

他說：『同志們我是一個粗人，沒有學識，沒有功績；今天承各位這樣的熱烈的盛意，我實在不敢當。』

『我想，諸位同志，當您未參與這個集會，當您坐在椅子上之先。當您在我未開口之先。您一定想：玉祥必有許多的甜蜜的，恭維奉承的話。送給諸位。是的，我也想，對今天的主人，表明我所應有的客氣與禮貌。』

『我確是如此想來；但是，此刻，我把原來所想的話，說不出口來了。我覺得，我要是把那許多話說出來，那麼，我是太渺小了。太對不起諸位同志與我自己，並且對不起我們共同的事業。』

『這是什麼緣故呢？——這就是，諸位同志！今天所給我的熱情。因為同志們所給我的盛意，是太濃厚太熱烈，使我感到我們中間，不應當分別什麼主人，或者客人，我們原是一體的，原是共生共死，同患同難的同志！我們是一個整個的機構；沒有你，也沒有我，只有共同的我們。那麼，如果我要自居於什麼客人，斯斯文文的同什麼主人談些客套，那我真是太卑小了。我不能！不能那樣作。』

『所以。我要對諸位切切實實的說幾句話。這些話，都是由我的良心的深底，發出來的聲音，藉以表示我對諸位同志的盛意的感激。』

□ □ □

『我們應當承認：中央黨部的同志們，近來走上腐化的路了。旁的事姑不說，單說每次開會，你看那奢侈的習尚，萎靡的風氣，實在教人看不舒服。我想，我應當送給中央黨部一付對聯：

上聯是——

『三點鐘開會，五點鐘到齊：是否革命精神？

下聯是——

一棹子水菓，半棹子點心，知否民間疾苦？』

諸位莫笑！我還預備送一個橫匾，是——

『官僚舊樣』。

同志們！我們自己應當撫躬自問：『我們比北洋軍閥強嗎？我們沒有走上官僚的路嗎？這是我們要時時念着的呀！從今以後，我們要咬緊牙關，人家作六小時的工，我們同志的黨員，便要作十小時；人家有八小時的休息，我們只要五小時。革命原是爲大多數的，原是犧牲的。黨員決不是特權階級呀。如果人家作十小時的事，我們却作不了六小時，那麼，我們便等着別人來革我們的命罷！』

□ □ □

『再就是國民政府。

『我們頂要防範的，便是貪污。因爲任是中央有如何的政策，政綱，一放在貪官污吏手裏，他們便可利以爲賊民之具。把我們的本意全失。近